

美景风情

漫游宁夏，感受别样的风沙星辰与人间烟火

文 / 宋叶飞

当绵延不绝的贺兰山脉，伴随着窗外点缀着暗红色果实的大片枸杞田，出现在视野中时，我迫不及待落下车窗。扑面而来的是干燥炽热的风，夹带着一丝黄河水特有的土腥气。这，便是宁夏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镇北堡影视城:大话西游与真实土土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镇北堡影视城最深的记忆，可能就是《大话西游》中，紫霞仙子和夕阳武士站在城门楼上看着至尊宝远去的背影。我亦不能免俗，多年来一直被这个场景深深打动。于是宁夏之行的第一站，便是到镇北堡，感受至尊宝与紫霞仙子那“至死不渝”爱情。

跟在一群装扮成紫霞仙子的姑娘身后，默默诵读者张贤亮老师题写的“旅游长见识，行走即阅读”的楹联的我，穿过知之门，徐徐走进了有着“东方好莱坞”之称的镇北堡影视城。之所以有这样的美誉，是因为在这里诞生了太多知名的影视作品，除了《大话西游》外，还有《红高粱》《新龙门客栈》《牧马人》《黄河谣》等百余部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都是在此地拍摄完成的。

在人口的导览图上，瞥见了影视城的介绍，方才得知，此处原是明清时期的边防要塞。抚摸着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烫的黄土城墙，触摸着历史的厚重，感受着昔日的金戈铁马与边塞风云。影视城内保留了大量西北传统建筑，如老银川一条街、古驿站、酒肆、镖局等，生动再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市井生活与商贸风貌，游走其中，仿佛瞬间穿越回数百年前。行走其中，流连于真假难分的道具之间，仿佛穿越梦幻般的电影世界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且自然，给人一种苍凉的大漠爱情，大漠江湖。

在至尊宝和紫霞诀别的城楼下，几位游客正模仿着电影台词喊话，声音在空旷的土堡里回荡。我蹲下来，捡了块碎瓦片在手里搓了搓，幻想着二十多年前，周星驰或许也踩过同样的黄土。如今，这里依然尘土飞扬，只是多了无数游客的脚印。

贺兰山岩画:三千年前的太阳与麋鹿

贺兰山的岩画远比我想象的更要鲜活。

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岩画专题博物馆，银川世界岩画馆内收藏了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200多个岩画点的岩画精品，结合三楼的岩画与文字关系探索展，让我对世界各国的文字，包括汉字产生前，先民们记录史实的方式有了进一步了解。奈何这些枯燥的展示，实在勾不起孩子的兴趣，拽着我的手一路前行，坐上观光小巴，直奔岩画遗址风景区。

6000多幅岩画遗址，沿着800多米的山岩，星罗棋布的嵌在贺兰山峡谷两侧。仰头望去，斑驳的岩壁上，一个个形状各异的的岩画，向后人传递着远古人类放牧、狩猎、祭祀、征战、娱舞等信息。山风穿过岩缝，发出低沉的呜咽。伸手摸了摸那些凹凸的刻痕，冰凉粗糙，却莫名有种奇异的亲近感，感受着先民们意图通过它传递的信息。遥想着数千年前，有人站在同样的位置，用石头敲击出这些图案，而今天，我的手指正覆在他们的印记上。那一刻，“岁月失语，惟石能言”具象化了起。

沙坡头:倾听大漠与黄河的对话

怀揣着对王维笔下那个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精致的憧憬，开始了我们的沙坡头之旅。

沙坡头的沙比想象中更细、更烫。我脱了鞋，赤脚踩上沙丘，瞬间被灼得跳脚，却又忍不住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。虽是烈日当空，却丝毫没能阻挡我们探索沙漠的热情。当酷似飞船的“大漠飞天”将我们送至50米的高空，俯瞰茫茫大漠，倾听叮叮驼铃声。极目远眺，广袤的沙漠与浩荡的黄河在此交汇，“碧水蓝天映黄沙，半是江南半塞北”的雄奇景观尽收眼底。

一落地，两个孩子就朝着沙漠骆驼直奔而去。随着训练师一声令下，驼队应声而起，排成一字型，在骆驼不紧不慢的步伐中，沿着微缩版的宁夏地图轨道，朝着沙漠深处走去。一望无际的黄沙中，让庞大的驼队也显得格外渺小。望向四周，天空中万里无云，大小不一的沙丘连绵起伏，心中忽然被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心情抓住，飘飘乎如痴如醉。驼队渐行渐远，除了耳边不时传来的驼铃叮当声外，四周一片寂静。不经意间看到那三三两两点缀在黄沙之中的沙枣，显得格外耀眼，让人不禁感慨生命

之顽强。

安全员的话音刚落，沙漠冲锋车便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，从高高的山丘上突然直冲而下，引得满车的游客发出尖叫。行进中的车子，上下颠簸，连带着车内的乘客也在左右摇晃，时而腾空而起，时而急速坠落，我紧紧抓着扶手，眯上眼睛，让身体跟随着驾驶员冲上沙丘，滑向崖下，在沙丘之间随意驰骋，心情放松到了极点。

滑沙时，板子“唰”地冲下陡坡，风在耳边呼啸，细沙飞溅，灌进衣领、头发，甚至牙缝里，漱了三次口，还能嚼出沙粒的咯吱声；高空滑索时，随着“咔嚓”一声，滑车顺着钢索疾驰而出，瞄了一眼下面的河道，心也被提到了嗓子眼，默念着安全员讲解的动作要领，一直到滑车顺利冲入台内，才敢睁开眼睛；坐在羊皮筏子上缓缓向下游漂流，听着船工大哥讲解羊皮筏子的制作工艺，感慨这12只羊皮袋子组合起来的筏子，居然能承载1吨之重，坐在筏上，手泼着温软的河水，听着船工大哥哼唱的“花儿”，不由得油然产生对黄河的敬重之情……

傍晚，我坐在黄河岸边的石头上，双脚一边浸在浑浊的河水里，一边埋在滚烫的沙中。远处，羊皮筏子晃晃悠悠地漂过，筏工哼着调子，嗓音沙哑却悠长。夕阳把沙漠染成金黄色，风一吹，沙丘上的纹路如水波般流动，仿佛整片沙漠都在呼吸。

览山公园:出片圣地的光影密码

傍晚，跟着人流，爬上览山公园的阶梯。台阶背后，落日的余晖正在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跨上台阶尽头的一刹那，仿若踏入了时光隧道，一头扎进了古老的罗马。那带着与生俱来雄浑气息的仿古罗马斗兽场建筑，在落日的照耀下，带有金色的色彩，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。

夕阳西下，迎来了览山公园一天中最具魅力的时刻。登上山顶观景台，览山公园的全貌尽收眼底。落日透过建筑的拱门，照射出黄色的金光，余晖洒在远处的阔湖海上，好像给湖面披上了一张橙红色的绒毯，光影变幻，如梦如幻。远处，贺兰山的轮廓渐渐模糊，而银川市区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，黄河像一条暗色的缎带，蜿蜒穿过城市，宛如一幅“落日与贺兰山齐飞，湖水共夕阳一色”的油画。

身旁的情侣正在分食着一盒辣糊糊，

辛辣的香气飘过来，勾起孩子肚里得馋虫，居然拉着我去追问这是什么吃食。男生笑着递了一串给我：“怀远夜市买的，趁热吃！”我咬了一口，辣得直吸气，却又忍不住再咬第二口——宁夏的辣，后劲十足。

怀远夜市:舌尖上的狂欢

入夜的怀远夜市，人潮汹涌，好像穿越到吃喝版的镇北堡里。入口处的酥小蒙宫廷牛肉酥饼的摊位前排着长队，我刚拿到手，前面的姑娘回头提醒：“快咬！凉了就不脆了！”果然，第一口下去，酥皮“咔嚓”碎裂，牛肉香葱花香混合着面香在唇齿间散开，饶是滚烫的肉汁烫得舌尖发麻，却香得人舍不得吐出来。

走进夜市，喧嚣一片，烤羊肉串的油烟、辣糊糊的辛香、甜醅子的清甜，还有那飘着宁夏枸杞的盖碗八宝茶，全混在热烘烘的空气中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脑海中有个声音在反复提醒自己：要冷静，都是眼大肚子下，先看一下，捡重要的再吃。

辣糊糊、丁铁民烤蛋、烤板筋、柳柳烤肉、奶香烤馒头、卡瓦斯……走走停停间，肚子已被塞得满满当当，打了一个幸福的饱嗝，化成旅途的成就感与满足感。往出口处游走时，见到刚刚出炉飘着香气的烤馍，又忍不住买下一张大，撕开一片，带着麦香边走边吃，想着还没有喝到的牛奶醪糟，看着招牌上的蒸碗羊羔肉和手抓，肚子里再也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

夜市尽头，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抱着吉他唱歌，歌声飘过卖鲜枸杞的摊位，消散在烤羊蹄的烟火气里。捧着一杯冰镇杏皮水，坐在马路牙子上，看人来人往——这一刻的银川，热闹得让人心安。

离开时，看着后视镜中的贺兰山渐渐变成一道模糊的剪影，风沙与星辰都镌刻在记忆里。摸了摸口袋，里面装着还没吃完的枸杞糖，甜中带苦，像极了这片土地给我的感觉——粗粝、鲜活，却又温柔得让人怀念。宁夏的沙会钻进鞋里，黄河的风会吹乱头发，夜市的辣会让人流泪……可奇怪的是，这些细碎的、甚至略带狼狈的瞬间，反而成了最清晰的记忆。

或许，真正的旅行就是这样——不是拍下完美的照片，而是让某个地方的风沙星辰、人间烟火，悄悄住进心里。

(作者供职于龙门工业园站)

休闲驿站

文 / 田烨

坐看云卷与云舒

石阶上的苔痕漫过第七道褶皱时，我终于学会在蝉鸣里安静下来。竹椅被日光晒得发烫，粗陶碗里的茉莉茶正浮着雪沫似的茶汤。云絮在青瓦檐角游移，忽然懂得古人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深意——那原是藏在阳光褶皱里的大智慧。

云是天空最自由的行者。晨起推窗，总有几缕薄雾自远山漫卷而来，像未收的纱帐般贴着粉墙黛瓦游走。它们在晾衣绳上打个旋儿，又钻进邻家竹篱，待阳光漫过山脊，便化作透明丝线，在天际织就轻薄的云帛。风急时，云絮慌慌张张地奔逃，扯得丝丝缕缕不成形状，倒像是孩童撕碎的棉絮，散作满空的天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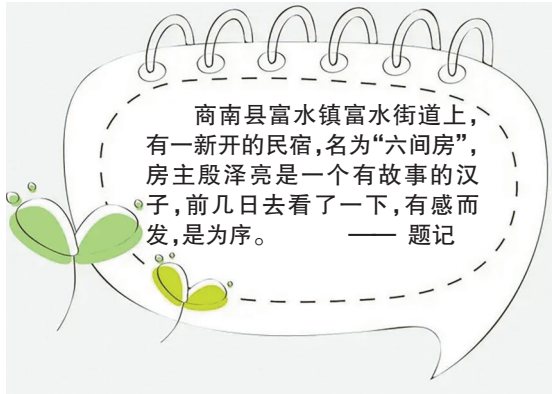
午后的云最是慵懒。大片积云悬在天际，如凝固的浪涛般厚重。偶有飞鸟掠过，云絮便微微震颤，露出背后澄澈的蓝。我常对着这样的云发呆，看风如何将它们揉开、铺平，又在暮色里悄然聚拢。云影落在窗棂上，成了水墨晕染的画，笔尖稍一停顿，便洩开半寸光阴。

最妙是雨后观云。墨色云层翻涌时，总会想起《洛神赋》里“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”的句子。雨丝初歇，云便被洗得透亮，边缘泛着珍珠母贝的光泽。夕阳西下时，云絮浸染成琥珀色，像打翻的蜜罐，连风里都飘着甜香。曾见两片云在霞光里相逢，晕染出半透明的粉紫色，恍若少女颊边的胭脂，不禁让人想起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诗句。

暮色四合时，云絮渐染胭脂色。归巢的麻雀掠过云影，翅膀尖沾着晚霞。收拾茶具时，忽见茶盏里的茉莉花瓣，竟在水中聚成小小的云团。原来天地间的妙处，都藏在这看似无心的聚散里——云卷时不必忧，云舒时不必喜，就像茶烟袅袅，终会散作人间清欢。

此刻忽然明白，所谓“坐看”，原不是被动地等待。当我们放下追赶时间的脚步，连流动的云都成了最好的老师。它教会我们接纳聚散，欣赏变化，在看似重复的晨昏里，发现每一朵云的独一无二。就像手中这盏茶，初泡时清冽，续水后回甘，正如云卷云舒间，藏着天地最本真的模样。

(作者供职于南郊收费站)



一

当你从“茶海公园”下山，或许还沉浸在风光的迤迳中；或者，你刚看完“马戏演艺”，还未走出“闯王”的爱恨情仇；甚至，走过汉王遗址，走过阳城驿站，还在遥望沧桑岁月的久远，在这个叫富水的小镇街道上，你走走停停，寻寻觅觅，留恋往返，突然，“六间房”的招牌就晃亮了你的眼。这是一个只有“六间房子”的农家小院，是那个叫殷泽亮的汉子用自有房子改建。小巧，精致，细腻；干净，整洁，温馨；在这里，可以放下疲惫，放下忧伤，在这里，能找到儿时的记忆，故乡的怀恋。

二

那个叫殷泽亮的汉子，曾经，用简陋的“肉摊”撑起一方天地，养育子女、赡养老人、孝老爱亲，以男人的担当，诠释着生命的意义。也是那个汉子，追赶着时代，不断地求变，放下砍肉的刀，用粗笨的十指敲击键盘，“阳城风云”公众号，让文友找到家园。还是那个汉子，始终是一粒破土而出的种子，从“杀猪佬”到“殷主编”再到“殷老板”，在城市与乡村间左冲右突，快跑、奔跑、冲刺，完成一次又一次美丽蝶变。

三

那个憨厚的汉子，知道凤凰涅槃的意义，让一粒种子，沿着时光赶路。于是，一手擦着泪，一手抚着伤，一脚抵着墙，一脚踏着坎，一次次地学习，一次次地突破，始终昂首，将自己站成一座山。这的确是只有“六间房子”的农家小院，干净，整洁，温馨；小巧，精致，细腻；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“六间房”里的汉子，敞开胸怀，敞开所有的爱，送你一个虫鸣浅草的江湖……

(作者供职于南南公路段)

诗意人生

『六间房』，又一次美丽蝶变

文／李军

絮语轻谈



夏雨的奔赴

文／高乐乐

乌云是最先动身的信使。先是天边浸了墨的一角，接着整片天空都被卷成深灰的棉絮，风在楼宇间穿梭，把晾晒的衣裳吹得猎猎作响，像一面面催促的旗。

雨的脚步是急的。起初是零星几点，砸在玻璃上绽成细碎的花，转瞬就连成了线。它们从云层里纵身跃下，带着俯冲的勇气，穿过梧桐叶的缝隙，掠过青瓦的脊背，一头扎进干裂的泥土里。柏油路上很快积起水洼，雨滴落进去，漾开一圈圈重叠的涟漪，像是大地在认真回复每一封来自天空的信。

最热闹的是檐下。雨线被房檐剪成短截，簌簌地织成透明的帘，把廊下的藤椅笼在朦胧里。几只麻雀挤在洋槐树的浓荫里，抖着被打湿的尾羽，叽叽喳喳地议论这场突如其来的奔赴。卖花的三轮车停在巷口，塑料布下的月季还擎着水珠，花瓣被洗得透亮，反倒比往日更显精神。

我踩着水洼往河边走。护城河的水涨了些，漫过平日里裸露的卵石滩，浪头拍打着石阶，发出闷闷的声响。垂柳的枝条垂在水面，被雨丝拂得轻轻摇晃，倒像是水面在伸手拉扯那些绿绦。两个孩子举着荷叶跑过，笑声惊飞了芦苇丛里的白鹭，白鹭掠过水面时，翅膀带起一串碎银似的水花，与雨帘撞了个满怀。

雨势渐缓时，云层里漏下几缕阳光。空气里浮着草木的腥甜，墙角的青苔吸饱了水，绿得能拧出汁来。有人家的窗台上，仙人掌顶开了一朵嫩黄的花，花瓣上还沾着雨珠，在风里微微颤动，像是刚接住了天空递来的吻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雨已经停了。天边挂着半截彩虹，像谁把碎玻璃撒在了云絮上。晾衣绳上的衣裳重又舒展，滴下的水珠落在石板上，叮咚，叮咚，像是这场奔赴留下的余音。

原来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。就像这场夏雨，穿过云层与风的阻碍，终究会落在渴望的土地上，让每一片叶、每一朵花，都记住这份来自天空的热忱。

(作者供职于延安分公司)